

凌河源影

张龙兴

想写一篇有关凌源皮影的文章已久。

记事时起,家门口石头舞台上就搭影台唱影,一连唱上三五天、十余天。那是20世纪70年代,人们看唱影的场面是热闹非凡的,特别是童稚的我围绕着后台,专注地盯着影匠们奇妙的双手演绎,看得眼花缭乱,那情景深深地烙印在童年记忆里。后因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工作,与皮影戏续了缘。虽说如今皮影戏不像过去那样频繁地演出了,但延续300多年的凌源皮影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却从没有停止,影匠们依然演绎着春秋风云。从2006年凌源皮影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来,凌源皮影多次在国内外展演,受到越来越广地域的人们的喜爱,它似大凌河源头一朵光彩夺目的奇葩,正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五尺白窗舞人生,锣鼓丝弦伴光影。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操纵百万兵。20世纪七八十年代前,农村春天挂锄以后,到秋收前,农活相对较少,正是唱影时节。户户吃完晚饭,男女老幼汇聚到舞台前,小孩子抢占台前好位置,大人们三五成群地谈论着影剧发展情景。天欲黑时,影

台传出一阵阵急促的锣鼓声,这叫“打通”,通发四声,意思是过会儿,影开始唱了,提醒人们做好准备观看。一般十分钟左右三遍“打通”后,唱影开始。看影的不仅有本村观众,还有十里八村的观众,好客的村民提前将远道的亲戚接来住些日子看影。早年间,影台使用的灯具为麻油灯、煤油灯等,后来农村通电,唱影改用白炽电灯泡,近年来,影幕上出现了字幕,让观众更能了解剧情。

影的人物分为“生”“旦”“髯”“大”“丑”等角色,表演分工明确。生,都是英俊潇洒、风华正茂的男性形象,其又分为文生和武生。我最愿意看的是武生戏,如《五峰会》等,正面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动人,表现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影人刚劲挺拔,唱影的开口便是“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龙”,多具豪情万丈之势,无论是绿林好汉,还是将帅豪杰,路见不平一声吼,拔刀抡锤的画面印象极深。

最爱挤在后台观看影匠操纵影人的表演架势,师傅们将影人摆弄得出神入化。影匠靠三根操纵杆——根脖条和两根手条操纵,脖条是安装在脖子部位的操纵杆,是影人的主操纵杆,用来舞

动影人全身,如前进、后退、转身、弯腰、卧倒、下跪、翻身、跳、颤、爬等。两根手条是安装在影人双手上的操纵杆,用来操纵影人的两只手臂。影匠用另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夹住一根手条,俗称小把线。也有的把两根手条全部拢在手内,用大拇指和食指各缠住一根来回摆动,俗称大把抓。操纵时,有的两种手法交替使用。老百姓常说,纵杆一舞三军动,金戈铁马抖威风。英男武女齐出战,忠奸正反辨得清。

皮影戏始于春秋,兴于汉,盛于宋,元时传至西亚、欧洲。据考,中国皮影已有2400余年历史。春秋时期,孔子的得意门生子夏到魏国西河讲学,为吸引更多听众,曾于夜晚利用“影乐”形式宣讲,使“设教、乐琴、影乐”融为一体而成“影乐教”形式,这是中国皮影最早雏形。

凌源皮影始于金代,发萌于明代,发展于清代,兴盛于近代,步入21世纪初,蜚声海内外。江玉祥在《中国影戏》一书中说,宋金时中原影戏就传入了东北地区……发达的影戏不断流播关外。魏力群在《中国唐山皮影艺术》中也曾断言:北方皮影戏始于金代,伴随清移民关外热潮,皮影在凌源成为

民间娱乐主角。从查阅乡规民约中也可窥见一斑,清末凌源南部青龙河沿岸乡村《禁止赌博告白》曰:“犯赌一概不容,故此合庄公议,罚约开列严明,摆局罚影一台,猪肉烧酒同呈……”皮影戏散发发着浓厚的乡土气息,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成为民众伦理教化的重要途径,深受老百姓欢迎。

凌源皮影因影人、道具皆以驴皮雕制,又称“驴皮影”,侍弄好的驴皮雕镂、着色之后上桐油或清漆亮油,生、旦为镂空脸,堪称中国民间造型艺术一绝。

凌源皮影剧本称“影卷”,以手抄本为主。其创作表演内容反映百姓呼声,演绎的是历史演义、英雄传奇、斩妖除魔、锄奸扶正,传递正能量。青布台子,麻油的灯,生肖一挂,又有型。锣鼓敲响风云动,四线拉起有杀声。南朝北国满情唱,唱遍唐宋元明清。凌源皮影戏经典传统剧目有《穆桂英大破洪州》《龙凤剑》《二度梅》《炎天雪》《聚虎山》《双名传》《薛海征西》等。《白毛女》《刘胡兰》《小二黑结婚》等皮影戏非常盛行。

新中国成立后,县里成立了由8人组成的凌源皮影社,分为两个影班。当时,全县半农半艺的业余皮影班多达120

个,参与皮影演出人员几百人,几乎每个村子里都有几个会唱影的。

20世纪80年代,皮影与电影、戏剧、秧歌等一同活跃在城乡。1992年后,凌源皮影带着大凌河源头散发出的泥土芳香,弥漫全国,香飘国外。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凌源匠人重新改编上演《烈火金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时,新皮影剧《烽火映山红》上演,展现了新时代凌源地域皮影文化之深厚。

凌源皮影艺术之美,美不尽言,雕刻宏大或精巧,演技壮美或幽微,无不在熏染沁润人的心扉。凌源影人或静或动,容颜总是多情的、华美的、瑰丽的。

余晖落下,大凌河岸边,或高跷,或花灯,或太极,或大秧歌……各种健身娱乐活动,柔和光照下的身姿倩影荡漾在凌河源之水,伴随锣鼓声、唢呐声、京剧声、影调声,嘈嘈切切错落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这不正是人与自然和谐共舞的“凌河源影”吗?



秋日私语

(组诗)

北君

秋日私语

不言语,不躁动,只是在倾听
秋叶与谷穗叠加在一起。光影浮动中
一次次铺陈、渲染、着色
秋的色彩,在垄上清晰呈现

山坳。坡地。绿树掩映的村庄
泥土深处隐藏的心事,一叶叶拨开
在阡陌茁壮生长,吐穗扬花,渐次成熟
耕牛悠闲地反刍着岁月
在老屋的房檐下,唯唯作响

熟知每个山坳,每间屋舍
熟知田垄上每株行走作物的品性
土地上的农人,以二十四节气
给农事一命命名。以倔强和隐忍
在土地上精耕细作,守望五谷丰登

苍天厚土,载日载月,不负苍生
季节深处,劳作的身影把汗滴
挥洒成璀璨星光,被晚归的农人拾起
送进灶膛,点燃起香醇的炊烟
温暖着村庄疲惫又安详的睡眠

谁能够走进秋天的领地? 岁月之颠
劳作的农人站成垄上成熟的庄稼
等待农历那把锋利的镰刀
把经年的汗水和喜悦,收入粮仓

赞美

我必须赞美。我的赞美
来自劳动,来自于泥土的深厚
来自供养我一生的粮食和盐

我赞美农具,赞美躬行的脊梁
是劳动,让他们负重前行
直抵秋天,直抵丰收的腹地
亦如我泥土一样沉默的父老乡亲
把隐忍和坚韧的一生
献给劳动,成为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当我赞美的时候,我低下头去
就像垄上一穗穗沉实的谷子
心怀感恩,以缓慢的成熟
抵近那个用劳动高高托举的秋天

故乡的词语

它们是我的亲人
曾经散落在村庄,田垄,山岗
那含在唇角的母语,乳名
土得掉渣的方言,早已词不达意

那些簸箕、犁把、轱辘、碾道、纺车
都成为记忆深处发黄的底片
那些石头、铁柱、留锁、狗剩、驹子
已从一个个鲜活的乳名
变成苍老的形象词、叹词

一些词语从泥土里长出
一些词语被装进行囊
蚀食心中那枚月亮
更多的词语越来越小
小成针尖上的蜜,含在口中
刺痛甜蜜的梦

秋的色彩

田野列出了彩色方阵
檐下的燕子开始打点行装
行注目礼,燕尾服日臻完美
秋风在最后一次临摹
秋雨东一笔、西一笔着墨渲染
苹果树上喜庆的灯笼
向日葵握紧金色的方向盘
豆荚摇铃,芝麻晒籽
把好日子一节节高举过头顶
一个待嫁的女儿,披金戴银
她有最美的嫁妆,最锦绣的前程

秋的路途

什么时候南风开始转向
大雁用北归的翅膀
重新丈量山河、天涯、乡愁

天空让出更多的道路
收回风雨、雷电,决堤的泪水
用一抹白云擦拭一湖褶皱的蓝玻璃

河流回归平静,用两岸成熟的谷物
安排镰刀、马车和打谷场
村庄举起灯笼
开始安排炊烟和粮仓

一穗低头走路的谷子
隔着半个世纪的时光
推开家门,它要回到母亲的掌心

微小说

扫码时代

袁省梅

小城不大,城南的早市也不大,倒是红火。从早上一直到中午,都是人来人往,热闹得很。李老汉的菜摊不大,有两步宽吧,倒是位置好,在早市的人口处。

李老汉摊子上的菜是应着季节卖的,春天是白蒿、荠菜、扫帚苗,都是地里长的野菜。现在的人们喜欢吃这些野菜。天暖和后,老汉菜园子的菜就都能卖了,菠菜、茼蒿、油菜、茼蒿、山葱,接着是茄子、辣椒、西红柿,立秋后,刀豆角和花皮南瓜也能卖了,一直到了处暑,地里的萝卜苗、胡萝卜苗又疯长开了……李老汉的菜该嫩的嫩,该老的老,一棵是一棵的样子,一棵菜一棵的精神,有一股经过风吹日晒雨淋后的茁壮劲儿。往往是,老汉刚把各样菜摆在摊上,就有人蹲下来挑拣。人们说,大田地里的菜比大棚里的味道好,各是各的味儿。

早市上,还有几家卖大田菜的,但都不如李老汉的菜好。人们认为,李老汉和婆婆两个人一副笑眉眼,买不买菜,对人都是笑呵呵的,有时,已经称好了,还会再搭上三棵两棵。可别小看这三两棵不值钱的菜,它会让人顺心开心。这样,李老汉菜摊子上的菜就卖得好、卖得快。

一个早上,李老汉和婆婆刚把菜摊摆好,有人就蹲了下来,还没问价,手上已经抓了一把菠菜。菠菜称好了,二斤,五块钱。客人掏出手机,问李老汉要“码”。李老汉却拿不出“码”。一旁的婆婆急得在菜堆里找,在包里翻,就是不见那个系着一根蓝色带子的“码”。老汉却不急,笑呵呵地说,今个忘牵“马”了,给现金吧。

买菜人就把挑好的菜放下来,嘟囔了一句,哪有现金啊。站起来,走了。

现在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哪个出门带现金? 买一块钱的东西,用手机扫码,买三十五成百上千的东西也是用手机扫码付款。

老汉要现金推走了好些个顾客。婆婆不乐意了。“婆婆说,“码”呢?“码”呢? 你把“码”藏哪儿了?

老汉却咬定说是忘带了。

婆婆不信,气咻咻地说老汉耍啥花招哩? 婆婆说,你是想把菜再背回去?

老汉铁青着一张脸不说话。

货卖一张皮。何况他们的菜都是青菜,到了下午就不那么水嫩了,谁还愿意买呢? 婆婆叨叨着让老汉把“码”拿出来,老汉却嫌婆婆心急,他悄声劝道,还早哩,买菜的人多着呢。

老汉不愿让人扫码付款。老汉想收现金。

原来,收款码是孙媳妇的。老汉和婆婆没有智能手机,他们用的是只能接打电话的老年手机。

老汉第一天摆摊时,旁边的人就提醒他要弄个“码”。老汉思来想去不知要谁的“码”,要儿子的吧,儿子好喝酒,钱打在他手机里,喝了

咋办? 儿媳妇倒是不乱花钱,可是太抠,一根柴棒子拿到她那儿,你再休想拿出来。那要闺女“码”? 人常说,闺女是父母的小棉袄。闺女跟父母贴心,家长里短,啥话都能说,一分一厘也好张嘴。可婆婆不同意,说要是让儿媳妇知道了,会有意见。

思来想去,老汉要了孙媳妇的“码”。孙子去年结的婚,孙媳妇在镇上蛋糕店打工,隔几天就会给老两口带回三五块蛋糕啦、一小包酥饼啦,说是自己做的,让爷爷奶奶尝尝。老汉心说,把钱打在孙媳妇手机里,她肯定不会乱花。用孙媳妇的“码”的第一天,老汉算了,码上存下了35元,手里收下的现金只有八元。回家见到孙媳妇,孙媳妇喜滋滋地夸爷爷奶奶会卖菜,半天就挣下三十多元钱。孙媳妇问,是眼下把钱给他们,还是攒多了一起给?

老汉和婆婆一听这话,都不好意思叫孙媳妇马上给钱,都说不急不急,等攒多了再说。

可是,几天过去了,孙媳妇都没给他们钱,见了他们,只是说忙,说闲了到银行取下线再给。老汉和婆婆也就不好意思催了,心里呢,却是真的有些急,他们指望那点儿钱买油盐酱醋,走人情礼往的啊,还有头疼脑热的药,也指望卖菜的那点儿钱。

这样,老汉卖菜时就先问人有没有现金,没有现金了,才让扫码,而这天早上,老汉干脆把“码”收了起来。可是,眼看着太阳走到头顶了,菜还没有卖多少。

趁摊子前没人的时候,婆婆叫老汉把“码”拿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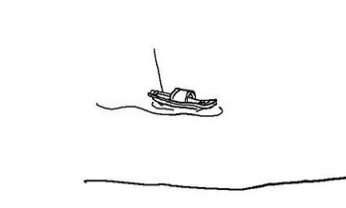
老汉还是不愿意,要再等等看。婆婆悄悄说,往常孙媳妇手机上三元五元不停地进,这半天了,一分钱也没有“叮当”,孙媳妇问起来看你咋说!

咋说,咋说? 人家都给的现钱嘛,我有啥法?

老两口正吵着,过来几个买菜的媳妇,竟然都给的现金。她们说,知道你要现金,为了买你的菜,我们专门拿的。

老汉把钱递给婆婆,嘿嘿笑,看看吧吧,人家都爱买咱的菜,就会给咱现金。婆婆白了他一眼,接了钱,没说话。老汉就又笑呵呵地叨叨,人常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啊。

正收摊,孙媳妇满脸通红地跑来了,说今天换岗,正好有工夫去了趟银行。说着塞给婆婆一个鼓鼓囊囊的银行信封。怕二老着急,我先把钱取回来了。婆婆捂着孙媳妇的手,白了老头一眼。老汉也笑了。



本版插画 胡文光